



网络情缘系列之一

寂寞如唇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I247.5

I247.5
2697

寂寞如

2697



方莹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寂寞如唇 (第1辑)

主编：董旭

作者：方莹

责任编辑：董旭

责任校对：李蔓茜

出版发行：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社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
联系电话：0431 - 5638611

邮政编码：130021

印刷：吉林省诚信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：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：159

字数：22200千字

版次：2004年4月第一版

2004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 - 5000册

书号：ISBN 7 - 5601 - 2870 - X/H·285

定价：195.00 (全30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001 网络情缘 | 016 这么近……那么远 |
| 002 59分情人 | 017 夜心童话 |
| 003 就是喜欢你 | 018 瘦月亮（上） |
| 004 青春的派与等待 | 019 瘦月亮（下） |
| 005 匆匆岁月留影 | 020 眷恋 |
| 006 江南雁（上） | 021 SWEER 情郎 |
| 007 江南雁（下） | 022 e 网情深 |
| 008 因为爱，所以爱 | 023 向你借幸福 |
| 009 你是我的爱人 | 024 NG 师生恋 |
| 010 青涩年代 | 025 ITALY 狂情曲 |
| 011 我本纯情（上） | 026 K - PAX |
| 012 我本纯情（下） | 027 深夜的蛾（上） |
| 013 寂寞如唇 | 028 深夜的蛾（下） |
| 014 网络女精灵 | 029 柔冬漫雪 |
| 015 虚拟娃娃 | 030 时空异恋 |

寂寞如唇

第一部分

寂寞,是因为婚姻 1

“等一时太久

要是爱,恰恰在一小时之后

等一万年不长

要是有爱作为爱的犒赏”

梅薇躺在精雕细刻的红木大床上,手里捧着一本《世界名诗精选》,她不是诗人也不是品诗之人,只是一个偶然的发现诗是可以用作催眠剂的,于是她就在床头柜上搁下了这块沉重的“砖头”。今晚的“砖头”并没有让她沉沉睡去。“等一时太久”,无数的夜晚又是多少个一小时呢?“等一万年太长”,女人的一生又只是万分之几呢?她深深地叹了口气,关掉床头灯,将身子滑进柔软的蚕丝被里。

夜,是冷清的,寂寞的,漫长的,但梅薇知道,外面的夜是热闹的,暧昧的,短暂的。只是这一扇刻上了“家”的窗,将她隔在了孤独这一边。尽管她早已习惯了早早地拉上窗帘,但她是知道的,夜,才是人生最精彩的篇章。可她,从没有勇气去掀开那一章,

也许,只是习惯。

她从没有见过深圳的夜,因为她嫁给了能在深圳安家落户的吴曲。吴曲虽然不是什么大款,但衣食住行,全无需梅薇操心,她甚至不需要工作,她只需要做个好妻子就行了。安逸舒适的生活是所有女人的梦寐以求,梅薇一直为自己掉进了安乐窝而心满意足。

一晃三年过去,梅薇出落成了个在家养金鱼、养狗养猫,养花养草的闲散小妇人。深圳的太阳很毒,但这与她没有任何关系,她可以一连几天足不出户;深圳的雨很猛很突然,但这与她有什么关系?她从不担心刮风下雨;深圳的天气总是热,但这与她何干?她可以一天到晚地开空调,即使是四十度的高温,她仍可以盖滑软的蚕丝被。

梅薇是个耐得住寂寞的人,但是十天半月还可以,半年一载的才能见吴曲一面,别说心理上的孤寂,就是生理上也难以煎熬。有一天晚上,她终于忍不住打电话对他说,“你回来吧,我想你。”梅薇是个不喜表达的人,这种赤裸裸的表白对她来说是头一次,淡蓝色灯光下,她禁不住红了脸,全身涌起一股无以言状的渴望。

吴曲的声音就像他每天接触的钢筋混凝土一样坚硬而冰冷,“我忙着呢,你又不是小孩子,不能忍吗?”梅薇被浇了一瓢冷水,蜷缩进被子里瑟瑟发抖,她起身关了空调,咬着被子不让委屈的泪水流出来。这一晚,她第一次想:就算是锦衣豪宅,就算是山珍海味,没有男人的温存和关爱,又能算什

么幸福呢？

第二天吴曲早早地打来了电话，“小梅呀，你去报名参加什么学习班吧，不学点东西是很空虚的，还有啊，你要多和邻居沟通沟通，你老是呆在家里，也不怕发霉！”他只不过比她大三岁，但总是一副长辈兼领导的口气。她没有吱声，心想，难道他就不想我么？
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她的心里纵使有万般柔情蜜意，遇到他公事公办的口气也只能“公事公办”。

“你以为我不想回来么？太忙了，抽不开身。”他总是这个一成不变的理由，她沉默，心想：他这么忙忙碌碌地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她不能理解他的想法，他也从没告诉过她。

吴曲终于回来了，事先并没有告诉她，他们都有手机和固定电话，他不让她有这个心理准备，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突然袭击。梅薇也不去戳穿他的小伎俩，人嘛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，她不也是会怀疑他在外面有女人而经常半夜三更打电话给他吗？

事实上梅薇是无需让吴曲防备的，就算是寂寞得要发疯，她也从没想过别的男人，这倒不是对曲安的忠贞，而是她自己的本性：就像养在金鱼缸里的鱼从没想过跳出那点死水。

吴曲不在的时候，梅薇总要设想他回来的情景：他象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焰，倾刻便将她化为灰烬。她总为自己的设想心旌激荡，可吴曲并不如她所想象。他打开防盗门时从没与她惊喜的目光相遇过，他的目光像猎人一样，搜寻的不是猎物而是

可疑物的踪迹，他先是走遍家里的角角落落，一瞧二看三摸四闻，然后大模大样地在沙发上坐下，叫她斟一杯热茶。此时的她，就象影子一样紧紧地跟着他，满眼里是热切的欲望，只等他来开启。

但吴曲有足够的耐性，他会细细地品茶，久久地看电视，甚至拿出蒙了灰尘的报纸来耐心地翻阅，梅薇的欲望就这样被吊在半空中，上不来，下不去，她觉得自己就象一只摇头摆尾的哈巴狗，一心讨好着主人，却只等主人一点亲热的表示。

为了让吴曲有好的胃口，她压抑着自己的欲望，在厨房里精心地烧制，饭菜端上桌了，他却只吃了一点点，嘴里还不停地说，“酒店里不是这样做的，应该……”她的满腔热情顿时冷却成冰，板着脸不再说话，心里却在对他说，“既然你喜欢吃住在酒店，那为什么要成这个家呢？”她很少问他问题，因为他的答案从没让她满意过，只会让她更难过。终于到了两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他却拿起了小说，她辗转反侧，终于恨恨地发誓：不想那事了！就当他没有回来！在伤心和失望中正欲朦胧欲睡时，他的手却伸了过来，接着身子也压了上来，她恼恨地反抗了两下，便被自己的欲望淹没了。

她觉得自己的呻吟是震天动地的，一切都是因为她等待的太久太久。但他却平淡得如同天天守在她身边似的，一切都是程序化的，连喘息都没有，干净利索，完事了，他沉沉睡去，就象没有开场白一样，也没有结束语。她只觉得自己的心空空的，比他不在时更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是这样？难道是自己不

正常？难道天下的男人都这样吗？可电视上书上的男人为什么好象比女人更需要更喜欢那事呢？

吴曲只呆了一晚便匆匆地走了，走得洒脱利索，一点也不留恋似的。梅薇虽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温存与慰藉，但心里仍是十分不舍得他走，毕竟，他是个人啊，这个家里，实在是太需要一个人来帮她驱逐寂寞了，哪怕是吵架。

他们从来不吵架，他没有给她时间，怎么吵？从这以后，她下决心不再想他，可时间一长，不免又想，想了又对自己说，“不要想他会给你温存。”但还是按自己的思路设想，于就这样失望复失望，她自己也觉得厌了。

吴曲说得对，是该找点寄托才行，也许把时间填满后才不会觉得空虚了。但是怎么填写这些时间呢？学习，从小学读到大学，她已经读厌了，不想再去动脑子了；找邻居玩，人家一家大小其乐融融，她插进去算什么？再说人家从没正眼瞧她一下，根本没有与她交往的意思；找亲戚朋友吗？亲戚都在家乡，她在深圳是举目无亲；朋友吗？嫁到深圳来后她就没交过一个朋友，不仅如此，原来的同学朋友都断了来往，想要重新续上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楼下的麻将台到是很好的去处，她上下楼时，总看见那些和她一样衣食无忧的女人们在摸搓中打发时光，但她不行，她从没打过麻将，对这类娱乐没有丁点兴趣。

所以她只有继续孤独地呆在家里，逛商场是她唯一的消遣和乐趣，购物与花钱对她来说，就是一

种语言的发泄与倾诉。在别人眼里，她独来独往，是一只美丽的高傲的花孔雀，只有她自己明白，她只是一只不愿飞翔的小鸟。

尽管如此，她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，她不是个勤奋的人，她不想去为生活奔波操劳，她已经习惯了坐享其成。到深圳三年来，她没有回过一次老家，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，她已经习惯了生活在这所富有的花园般的城市，家乡的落后环境令她想起便皱眉。

吴曲的老家也是个鸟都不愿拉屎的地方，但他是个精明而又善于抓住机会的人，在分配单位椅子都没坐热就跑到了广州，先是在一家香港建筑公司打工，负责某工程项目的技术管理，换了是别人也就只挣二千多元的月薪了，他却看准时机狠捞了一把，等这项工程完工，他已是不露声色的五十万富翁了。

许是做贼心虚，吴曲很快就辞了工，回到甘肃老家去避了一段时间，见没有任何动静，又耐不住寂寞南下，这次不是去广州，而是到了深圳。他靠着手中的五十多万元，这里给点好处，那里给点好处，很快就笼络了几个掌握着大小工程的人物，哄得人家开心后，他开始收网，这里抓几条小鱼，那里弄一点剩汤，竟也捞了几个小工程干了起来，虽然没挂牌成立什么公司，但至少他也算得上一个货真价实的包工头了，因为他是工民建科班出身的，自己懂技术，所以他的工程总是完成得及时又漂亮，日子一久，在同道中也有了些口碑，生意就渐渐地固定下来。

事业小有成就之后,吴曲自然想到了成家。深圳靓女如云,随便走进哪一家公司或酒店,都可以看到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女孩,但这样的女孩不适合做贤妻良母。对于女人,吴曲自认为可以做到仅凭其一个眼神就可以明察秋毫。他认为在大染缸里呆久了的女人不管身子是否还干净,但至少心思已经不纯了。“深圳的女孩太复杂”,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为了找一个合适的妻子,吴曲曾经为此专门回了一次老家,并在电视台登了征婚启事。结果引得蝴蝶翩飞,他成了一朵香艳四射的名花。她们太过赤裸的动机令他无法接受,他才发现,落后老家的女孩们思想早就不落后了,她们为了钱可以出卖自己的一生,这和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的那种女子有什么区别呢?他好歹还是个喝过墨水的大学生,如今虽然屡屡被人认为是会挣钱的“粗人”,但他怎么能娶一个眼中只有钱的妻子呢?他又不是糟老头子,要花钱买青春?他三十正当年,有的是资格挑!

吴曲的活动范围虽然很广,但总括起来,无外乎两种:施工工地和娱乐场所。这两种地方决定了他不可能找到他想要的那种女孩,聪明人终于遇到了难题:他想娶的女孩子是不可能送上门来的,但不送上门来的,他又没有机会遇见。

正当吴曲为难以成家而束手无策时,上天给他送来了一线希望。他包工队里有一位安徽省的梅姓民工,干活一直是很卖力的,他因此对他印象很好。可能梅姓民工也看出他对自己有好感,一日晚

上，竟找到了他租住的酒店，他一直是住酒店的，因为酒店的服务很好，他这个单身王老五，只要花点钱，生活琐碎就不用操心了。

梅姓民工把自己的吴老板当作了上帝，他愁眉苦脸地说，“我们那地方特穷，但我妹妹读书很用功，人也聪明，我就早早辍学供她读书了，原指望她考了大学有出息，谁知今年毕业了，来信给我说，学校不包分配，家里没有关系，她只能分回家乡的小镇，就一个小镇，她还靠东求西求才分到一个工资都发不出的破产单位，做一个小工人。我妹妹从小被我和父母宠着，养成了心高气傲的脾气，觉得呆在车间摆弄机器丢了她脸，硬闹着要跑到深圳来找她的什么一席之地，我在深圳呆了五六年，知道深圳的好工作不是那么好找的，她一个大专文凭根本算不了什么，又没有工作经验，她又不愿受气吃苦——所以我就想请您帮个忙，您认识的人多，都是有权有位的人，我想请您帮我妹妹找位稳妥的工作——我和我妹一辈子都感激您！”

梅姓民工是卑微而诚恳的，他还用自己的苦力钱买了大包小包的礼物，虽然吴曲看不上这些不中用的礼物，但他还是被梅姓民工对妹妹的一腔真情感动了。“好吧，你让你妹妹过来吧，我尽量试试看！”梅姓民工大喜过望，恨不得给他磕头谢恩，出去的时候，还满眼含着泪花，嘴里叨唠着，“我妹妹是有福之人……遇到贵人了……”

梅姓民工的妹妹很快就来了深圳，当她怯怯地被哥哥拉进吴曲的房间时，吴曲禁不住眼前一亮，

就象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突然发现了一片绿洲。他情不自禁就放下了“老板”的架子，又是请兄妹坐下又是倒茶又是拿好吃的，弄得梅姓民工受宠若惊，一对屁股老悬在半空中不敢落座。他的妹妹则始终是安静的，除了偶尔露出两个小酒窝，她一直是忧郁而沉默地坐在客房的沙发上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“叫梅薇。”梅姓民工替妹妹答，妹妹微微一笑，算作肯定。

“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”“☆☆大学。”依然是哥哥替妹妹答，妹妹依然无语短暂地一笑。哥哥拉着妹妹千恩万谢地告别，“吴老板，打扰了，这事就烦您费心了！”吴曲真想留住她多坐一会，虽然她什么都不说，但她是那种无声胜有声的女孩，让他丝毫不觉得冷场，短短的半个小时，他就读懂了她所有的忧伤和失落。

“她住哪儿？”她已经下楼了，吴曲突然想起民工工棚里都是男的，而且是十几人挤在一起，让这样一个清纯秀丽的女孩子出入那种地方，太委屈了。“哦，先到我那挤一夜，没事的，我不睡。”哥哥搔着头说，“我一夜不睡没关系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给她在这开间房，干净安全。”他拿出了老板的威严，哥哥支吾着，“这……”看着哥哥为难的样子，她终于说话了，“不用了，谢谢您！”

她的声音清晰如泉，他好久没听到过这么干净的声音了，他有些激动，一激动便又不似老板了，“不要客气，你们等一下，我去开房！”等他不由分说去开了房来时，只见做哥哥的正在凑钱，嘴里说

着怎么能让老板掏钱的话，妹妹呢，则是一副万分不情愿的委屈模样。他笑了笑，扬扬手中的两块门牌，“你们俩今晚都在这睡吧，我开了两间房。深圳这地方人事复杂，小梅你要多照顾妹妹啊！”

哥妹俩近在左右，吴曲的神经一直处在兴奋状态，怎么也无法入睡，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，多好的一个女孩子啊，一看那双清澈无邪的大眼睛，就知道她还是没有被污染的纯净水，可是，怎样俘虏这个女孩子的芳心呢？

第二天，吴曲没有带梅薇去找工作，他一看见她就取消了原本给她找工作的打算，这么纯洁的女孩子，怎么能眼睁睁地把她送进混沌的尘世呢？他带她到深圳西武商场，让她试最新款的服装，她不忸怩地依言试了，但她不要，也不说为什么，他于是说，“找工作也要包装一番才行啊。”她于是温顺地穿了新装，没有为上万元的价格惊讶，也没有为自己绽放的夺目光彩而欣喜，更没有什么卑微感激之色，她始终就那么淡淡地跟着他，不询问不质疑不做作，好象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毋须置疑的，连他也去掉了顾虑，一门心思用金钱对她表达起自己的热情来。

他为她买服装、鞋子、化妆品、首饰等等，他想的只是买最漂亮的，却一点也没考虑到价格，反正刷完了这张卡再刷那张卡，本来花钱很节俭的他居然没有一点心痛或犹豫。她也不再说不不要的话，但她也不发表任何意见，他选什么就是什么，他说买什么就是什么。如此一来，一个上午下来，他们

居然逛了几家大商场。

午饭是在深圳的标志性建筑——地王大厦的旋转餐厅吃的，梅薇一直像一盆散发着清香的水仙，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吴曲的对面，笑不露齿，吃不出声，动不带风，让一向大大咧咧的吴曲也变成了水底的一株青草，只剩下缠缠绵绵、温温柔柔的份儿了。

“这里可以看到深圳全貌，还可以看到香港，你看，那就是香港了！”吴曲有些得意地告诉她，他差点就脱口而出，“这里的消费可是一般人都出不起的哟！”他想她肯定不知道在这里吃一顿饭要花多少钱，要不，她怎么也会表示一下惊讶的，但他强忍着没有说，怕她觉得俗气。对于大多数人皆向往的香港，她也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兴趣，只是出于礼貌望了一下。

真是天生的一个清高尤物！谁能相信她是刚从穷山沟里出来的？这样的女子，就算把她丢进大染缸里，她也不会变色，天性如石！吴曲不由得在心里暗暗感叹。

下午，吴曲开车带梅薇到深圳世界之窗去玩，他们不远不近地走着，吴曲一直在解说，梅薇一直在轻轻地点头，但她依然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淡然之色，吴曲不相信这世上没有让她惊诧的东西，于是问，“小梅，你不喜欢这里吗？这可是深圳著名的旅游景点，不到这里就不算到过深圳的！”

“大海在哪里？”梅薇望着前面的天空，轻轻地吐出一句，这是她第一次询问他。

“你喜欢大海?!”他惊喜地叫了起来,“走,我带你去!”大海!一个水波不兴的女孩子会喜欢波澜壮阔的大海?!

桑塔那沿着蜿蜒的山路行驶着,越接近大海,空气越新鲜浓郁,她摇下车窗孩童般兴奋地叫了一声,“嗨,大海!啊,大海!”他爽朗地笑了,“这是大梅沙,我带你到小梅沙去,那里的海水干净些!”

一下车,她就甩掉鞋子跳上了沙滩,粗糙的沙子让她爱不释手,她跪在沙堆里,一把一把地抓着,洒着,笑着,多么可爱的女孩啊,她也有惊喜雀跃的时候!

海水拍打着海岸,有节奏的拍击声如诗如歌,她撩起裙角,面向大海,让海水一次次地冲击她匀称而又白嫩的双腿。“怎么这么蓝呢?啊,太蓝了!”她始终在重复地呢喃这句话,他能明白,这是因为她太激动太欣喜了!

他为她的激动欣喜而万分地激动欣喜!很自然地,他拉起了她的手,拉着她在沙滩上迎风奔跑,拉着她一步步走向深海,一个浪打来,他们被卷入海中,他托起她,如出水芙蓉,“我不会游泳!”她是那么惊恐地望着他。

“不怕!”他挺起了胸膛,感觉自己就是她的大海。

这一晚,他们在小梅沙宾馆住了下来,他只开了一间房。

梅薇并不知道吴曲只开了一间房,能够面海而居是她理想中的仙境,她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快就

实现了这种诗一般的幻想。她静立在窗旁，看着不远处深蓝的大海，久久地，越看越爱。

“去洗个澡，海水有盐份，打湿了肌肤很不舒服的。”吴曲冲得干干净净地出来，穿着酒店里的白浴衣，很体贴地对梅薇说。梅薇没有说什么进去了，当她冲洗干净出来时，发现吴曲居然还在这个房间里，今天玩了一整天，她感到有些倦了，只想躺下来好好睡一觉，但吴曲却显得很有精神，似乎还准备与她倾谈大半夜似的。

梅薇坐在沙发上，吴曲坐在床上，屋子里弥漫着海水的气息和沐浴露的气息，他们都没有说话，吴曲不知为什么怎么也找不到话题，只得任由着冷了场。好在他打开了电视，眼睛盯着屏幕，心却在梅薇身上飘来荡去。他不知道梅薇有没有洞察出他的心思，透过余光他发现她始终在若有所思地倾听着什么。

“呀，我哥会担心的！”她突然跳了起来，“我想回去！”

“这么晚了——算了吧，你哥不会担心的，有我在，他怕什么？”说完了又觉得脸红，便掏出手机拨了个号，递给梅薇。

梅薇哥在电话里大发脾气，“妹呀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你怎么能跟老板在外面过夜呢？这还怎么说得清？你呀！”梅薇红了脸，委屈地争辩道，“哥，你别瞎想，我们各住各的，哥，你别担心，我明天就去找工作！”

“你还知道找工作？你今天干嘛了？老板凭什么